鄉旅歸來

舞台劇本組第三名　黃顯庭

舞台劇本
黃顯庭
民國五十五年生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
曾發表／
電影劇本：
八十年「馬戲團來了」
八十二年「灰鴿子」

劇情大綱

曾順義的父母剛從大陸探親回來，父親依然懷念舊日時光，而母親更是逢人便講述著大陸的旅遊經驗。但是曾順義很不以為然。他無法理解父親返鄉的心境，更無法感受到對海峽彼岸故鄉的情懷，因為對他來說，他有自己懷念的故鄉——小時候後山的那片柿子樹林。然而，那早已離他很遠了……。

在曾家樓下當管理員的老王，是曾父的同鄉，因為某種理由，他不願返鄉，這在思鄉心切的曾順義眼中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他感到迷惑……。

在一連串現實生活與心理幻想交戰之下，曾順義逐漸體認出，原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份屬於自己的鄉愁，那份鄉愁，是如此的虛幻而不可捉摸……。

人物簡介

曾順義：十七歲。高中生。個性內向，常幻想。家遷台北定居後更是對生活感到不適應，常懷念從前。

曾　父：六十二歲。退休公務員。剛自大陸探親回來，心態上仍生活在「反攻大陸，殺朱拔毛」的年代。
曾　母：五十五歲。台灣婦女，韌性強。嫁了個外省人，卻相當能適應自己的身分。
曾　妹：十五歲。國中生。個性好強、思想新潮、叛逆心重。
老　王：六十歲。大樓管理員，是曾父的同鄉。個性隨和，頗能隨遇而安，但其內心仍有敏感脆弱的一面。
吳興華：十七歲。曾順義的同學。個性活潑、成績中等、喜歡養鴿子，是個樂天派的人。

第一幕

舞台的左邊是大廈一樓的大門守衛處，右邊是曾順義的家，二景的中間由一扇電梯間隔著，電梯上方有一排樓層顯示燈，用以示別電梯所停的位置。

舞台後方另有一座架有鴿舍的陽台，此表演區有一定的高度，是第三幕吳興華家的陽台，但此時本區燈光昏暗，只是如剪影般的效果，而更深遠的背景則是一片高高低低的城市的天際線……。

（黎明。）
（大樓守衛處的頂燈仍亮著。）
（老王歌聲漸入：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
（老王從櫃檯後的一扇門內出來，提著澆花壺，他邊走邊唱著：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
（老王走到大門，望望天色，然後放下澆水壺，走到櫃檯後，關燈。）
（「啪！」燈關掉。）
（老王又邊唱著，邊走出大門。）
（守衛處內空無一人，大門邊留著一只澆水壺。）
（「嗶！嗶！」櫃檯上的電話響起，小紅燈一閃一閃亮著。沒人接。）
（電梯門開，一個小學生出來。他走出大門，沒理會櫃檯上響著的電話。）
（電話鈴聲停了。）
（曾母提著早點進來，她往櫃檯後的門內看，「老王！」她喊著，沒人回答。）
（曾母走到牆上一大片信箱前。她拿了三份報紙。然後曾母走到電梯前，按了鈕。）
（電梯門開，曾母進去，此時老王的歌聲出現，曾母連忙又走出電梯，不小心被門夾了一下。）
（老王走進大門，手中提著豆漿和燒餅油條。）

老　王：（笑著）噢！回來啦！

曾　母：是啊！昨晚才到家，剛好你不在。

老　王：有半個月囉！

曾　母：是啊！半個月，可是感覺好像已經過了很久了，老頭子還一直說不想回來呢！

老　王：那邊都還好吧？

曾　母：不錯啦！人都蠻好的，風景也很漂亮，就是冷了點，都四月了，在那邊還是穿大衣哩！

老　王：那裏是冷了點。

曾　母：冷喔！我衛生衣、毛衣、大衣都穿了，還是冷，可是冷雖冷，因爲乾乾涼涼的，還蠻舒服的，不像台灣這裏，又濕又潮的。

老　王：那裏是乾了點。

曾　母：對呀：連海邊都是，海風又乾又冷。我們有到那個什麼「山海奇觀」上去，那「山海奇觀」啊！就是在靠海的邊邊有一座山，那山上有一塊大石頭，有三層樓高，好幾十公尺寬呢！我拿照片給你看。

（曾母把早點放在櫃檯上，從皮包中拿出幾張照片。）

曾　母：老王，你看，這是阿義的姑姑，都做奶奶了，這是寡婦村，都是些老房子，那路不好走喔！……咦？「山海奇觀呢」？不見了？

（曾母翻找皮包，老王在一旁拿著照片一張張仔細看著。）

曾　母：忘了帶了，下次再拿給你看！那石上的字啊，大的每一筆劃都站得進人呢！就這樣—山—海—奇—觀—四個字刻在大石頭上。告訴你，老頭子他還大手筆租了兩台遊覽車，把村子裏的親戚朋友大大小小都載了上去，把他們樂得。

（老王笑著，把照片還給曾母。）

曾　母：可是說眞的，如果要我再回去一次，可眞要考慮考慮，因爲實在是太累人了，這一趟下來！

（曾母拿起櫃檯上的早點）

曾　母：那我先上去了，下次再拿照片給你看，那「山海奇觀」，眞的，唉！

（電梯門開，曾母入）

曾　母：喂！老王啊！什麼時候你也回去看看……。

（電梯門關上，切斷了曾母的話。）

（老王把燒餅油條放在櫃檯上，站了一會兒。他看見了放在大門邊的澆水壺，他想起了自己還沒有澆水，於是他走過去，拿起澆水壺，澆著大門旁的盆景，然後走出大門……）

（舞台右邊曾家客廳的燈光亮起。）

（曾父在小陽台上伸展著身子，曾順義坐在沙發上看著電視，曾妹則在後方的餐桌上擺放餐具。）

（電視新聞報導著：非洲已開始進入乾旱季節，專家預測未來乾旱的情況將比往年更爲嚴重，數以萬計的飢民將面臨生存的考驗……。）

曾　父：美國人眞不是好東西！

（曾父從小陽台走到客廳，指著電視發牢騷。）

曾　父：人家伊拉克打科威特，美國就出兵打人家，現在那些非洲小國家搞軍變、鬧飢荒，美國就不吭氣了。

曾　妹：你就是這樣，什麼事都要扯到美國身上，非洲飢民干美國什麼事？

曾　父：是不干美國的事！可是想當初伊拉克打科威特也不干美國的事，美國爲什麼要管？還不是因爲石油？還有那個巴拿馬，菲律賓的！美國就是這樣，對自己有好處的就要管！

曾　妹：要是美國不管的話，你看看油價會變成什麼樣子。

曾　父：你以爲美國是什麼好東西？正義的化身啊？告訴你，他就是見不得別人好！你以爲韓國和我們怎樣會分成兩半的？哼！就是美國人搞的！

（曾母出電梯，進入客廳。）

曾　父：現在可好，連我們賣個犀牛角粉那個美國什麼培利的都要管！

曾　妹：你自己不強怎麼好意思怪別人！

曾　母：（斥責）吃早餐啦！喝你的豆漿！

曾　父：我們不強還不是美國人搞的！你們只一味的說美國好，完全忘了本！

曾　妹：你這樣罵美國，結果你的慢跑鞋還不是穿美國的「耐吉」，人家的好嘛！不還能怎麼樣？你罵日本，結果你看的電視是人家日本的ＳＯＮＹ，你罵共產黨罵了四十年，最後還不是一樣乖乖的回去！

（曾父暴跳起來。）

曾　父：書都讀到哪裏去了？學校教你這樣對父母說話的是不是？不要去上課了！放牛去好了！明天去找一條牛，都放牛去！

（曾順義站起來，拿了一份報紙往廁所走去。）

曾　父：（斥責）不吃飯？去那裏？

曾順義：上廁所。

曾　父：吃飯的時候上什麼廁所？越來越不像話！

（曾順義不理會，進去廁所。）

（曾父一屁股坐在沙發上，氣呼呼的拿起報紙翻著。）

（曾母瞪了曾妹一眼，然後進入房間。）

（曾妹一人乖乖的喝著豆漿，不敢再吭氣。）

（電視持續播放著。）

（此時舞台左方，老王提著澆水壺回到守衛處。老王也在櫃檯後一個人吃著早餐。）

（曾母從房間抱著幾件大衣出來，往小陽台走去。）

（曾母把大衣大一件件晾起來，拍一拍，然後神祕兮兮的四處張望一下，確定沒人後，她開始扒著一個盆栽裏的土。）

鄰居太太：曾太太，回來啦！

（鄰居太太從隔壁陽台探著身子。）

（曾母慌忙停了動作。）

曾　母：（笑著）昨晚剛回來，家裏亂七八糟的，正忙著整理。

鄰居太太：在曬大衣啊！都四月了，那裏還冷嗎？

曾　母：是啊！和這裏的冬天一樣冷哩！

鄰居太太：北方嘛！

曾　母：是啊！冷哦！

鄰居太太：那待一會兒我再過去跟你聊了，多告訴我那邊的事。

曾　母：好啊！我拿照片給你看，照了很多，那個「山海奇觀」，真是不得了，你看了就知道！

（曾母再確定四週沒人後，抬著那盆盆栽進入客廳。）

曾　父：才去趟大陸有什麼好講的？人家上個月才從歐洲回來，我們才不過飛個台灣海峽而已，要你這樣四處喳呼！

（曾父一邊翻報一邊嘀咕。）

（曾母在客廳放下盆栽，然後在曾父旁拿了張報紙，鋪在地板上，再把盆栽放在報紙上。）

曾　父：這是今天的報紙！你在幹什麼？

（曾母把盆栽中扒出來的土堆在報紙上。）

曾　母：你剛才不是看過了？還有那麼多張可以看嘛！

曾　父：這報紙要分段看，慢慢看，你懂不懂？一下子全看完了，下午看什麼？

（曾順義從廁所出來。）

曾　父：（對著曾順義）還不吃飯啊？

曾順義：上廁所。

曾　父：不吃飯上什麼廁所？不像話！

（曾父甩了報紙，走進房間。）

（曾妹趁混亂中溜進廁所。）

（曾順義站在曾母旁，看著曾母努力挖著盆栽的土。）

曾順義：挖土做什麼？

（曾母沒有回答，繼續挖著，一會兒，從盆栽中拿出一個小盒子，擦一擦，打開，倒出一小堆金鍊子金戒子。）

曾　母：（靦腆笑著）出去以前埋的，怕被偷走。唉！後來在那邊坐飛機的時候才想到應該要告訴你的，大陸的飛機啊，快散了一樣，嚇死人了，我在飛機上一直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想說如果掉下來了，你們都不知道金子埋在這個花盆裏，那就白藏了。

曾順義：（開玩笑）台灣的女人都像你一樣嗎？

曾　母：（笑著）那可不！

（曾順義收拾著地上的盆栽和泥土。）

（曾父從房間出來，手中拿著一疊相片翻找著。）

曾　父：照片是不是你拿去了？

曾　母：什麼照片？

曾　父：大陸上照的啊？那張老槐樹怎麼不見了？

曾　母：我拿那張做什麼？一棵老樹，誰要看？

曾　父：（嘀嘀咕咕著）寡婦村呢？怎麼也不見了？

（曾母假裝清點金子，沒搭話。）

（曾父撿了些照片放在皮夾裏。）

曾　母：剛剛你在翻照片的時候，有沒有看到「山海奇觀」那張？

曾　父：沒有啊？對呀！那張呢？

曾　母：不知道才問你啊！

（曾妹從廁所出來，拿了書包，準備上學。）

曾　父：（自言自語）放哪兒去了？

曾　妹：我去上學了。

（曾妹出門，她按了電梯。門開，進去。）

（曾父嘀嘀咕咕的走進房間。）

（曾順義把盆栽放好，進入客廳。）

曾　母：去洗洗手，喝豆漿。

（舞台左邊的守衛處，老王正收拾櫃檯。這時一個婦女提著滿滿的菜籃進來，跟老王打了招呼後，按了電梯鈕，等著電梯。）

（曾順義洗了手後，進入客廳，拿了早點，坐在沙發上一邊看著電視一邊吃著。）

（曾父從房間出來。）

曾　父：我下去找老王

（曾父出門，按了電梯鈕，等著。）

（舞台中間的電梯門開，曾妹出來，提著菜籃的婦女進入電梯，門關。）

（曾父仍在等電梯。）

（曾妹走到櫃檯，向老王打招呼。）

曾　妹：王伯伯早。

老　王：早！早！

曾　妹：王伯伯，我爸爸和媽媽回來了哦！昨天晚上！

老　王：對呀！剛剛才和你媽媽聊過了，好像很不錯！

曾　妹：是嘛！王伯伯，早知道你就跟我爸爸一起回去嘛！

（老王只是笑而不答。）

曾　妹：王伯伯，你在大陸那邊還有親戚嗎？

（老王搖搖頭。）

曾　妹：沒有嗎？一個都沒有？

老　王：是啊！都不在囉！

曾　妹：這也難說，回去看看嘛！也許還有也說不定。就像我爸爸，這一趟回來，大陸那邊就突然又多了好些個親戚，我爸說他們那些人，他見都沒見過呢！眞有趣！

老　王：那種親戚不要也罷！還不如我們，對不對呀！丫頭！

曾　妹：對啦！討厭！老是叫人丫頭，還雞頭咧！我要去上學了！

（曾妹出了大門。）

（中間的電梯門開，提著菜籃的婦女出來。離開。）

（電梯門關上。）

（曾父依然等著電梯。）

（老王一人在櫃檯若有所思。）

（電梯門又開，地板上躺著一條魚。）

（曾父愣了一下。他走入電梯，拾起魚看著，聞一聞）

（電梯門關上。）

（老王嘆口氣，走到櫃檯後的門內。守衛處空無一人）

（舞台右側上，曾順義正一邊吃著早點，一邊看著電視。）

（曾母出來。）

曾　母：別光看電視了，吃完了快去上學。

曾順義：哦！（應了一聲）

（曾母收拾著沙發和茶几上的報紙）

（電梯門開，曾父出來，手中拎著那條魚。）

（曾父走到櫃檯看了看，沒人，便逕自進入櫃檯。）

（舞台右側，曾母看見了沙發上曾妹的外套，連忙走到門邊拿起對講機，急急的按著鈕。）

（舞台左側，曾父正往老王的門內走去。）

（櫃檯上的電話響起，小紅燈閃閃亮著。）

（曾父過去接了電話，此時老王正好出來，曾父對他揮揮手。）

曾　父：喂！

曾　母：老王啊！是我啦！有沒有看到丫頭啊？

曾　父：阿香啊！什麼事啊？我啦！

曾　母：老頭子？丫頭的衣服忘了帶了，你看她還在不在下面，叫她上來拿啊！

曾　父：什麼衣服？這種天氣沒關係啦！又不是在大陸！好啦！沒關係啦！

（曾父掛了電話。）

（曾母莫可奈何，也掛了聽筒。）

曾　父：（對老王）是阿香，丫頭忘了帶衣服，沒事！

老　王：丫頭剛剛才走，我去叫她回來！

曾　父：不用麻煩了，這天氣不會冷的，又不是我們那裏。

哦！這條魚拿去燉湯吧！很肥的。

（曾父把魚交給老王。）

老　王：好！晚上下來一塊兒吃。

（老王笑著，拎著魚到後面。）

曾　父：你還記得那塊大石頭！「山海奇觀」！以前根本沒有路上去吧！現在路都開了，遊覽車都上去了。嘿！我還包了兩台遊覽車，半個村莊的人都一起上去了，有些人還是這輩子第一次上去呢！下次拿照片給你看，都沒變。還有那棵老槐樹，前幾年給雷劈了，裂了兩半，人家都說這樹完了，可是說也奇怪，這兩半的樹倒都活了，而

且長得比以前更好，這樹還上了縣刊呢？下次拿照片給你看。

（櫃檯上的電話鈴響，曾父接了。）

曾　父：喂！劉太太啊！魚？……沒有啊，沒看到！……在電梯裏？……沒有人撿到啊！

（曾父掛了電話。）

（曾父朝著櫃檯後的門內喊著。）

曾　父：老王啊！那條魚要好好處理啊，晚上我們要好好喝上幾杯。這魚就交給你啦！

（曾父開心笑著。）

（燈暗。）

第二幕

舞台前方是公車候車處。後方燈光較暗處是一塊平台，一所教室。

舞台後方依然有一座架有鴿舍的陽台。如牢獄般的鴿籠在燈光的效果下，有著懾人的不安全感。

（站牌下的一座長椅子上坐著一排男學生，左顧右盼著。）

（曾順義和吳興華亦在其中。）

（另一邊圍著幾個女學生，正捧著書看。她們不時看錶。）

（吳興華不時用上衣袖子擦汗。曾順義則愣愣的看著前方。）

吳興華：四月！天啊！才四月就這麼熱，五月都還沒到呢！這是什麼鬼天氣！

曾順義：南部更熱！以前在我們南部那裏三月就聽得到蟬聲了，一直到十月，對！到十月都還聽得到。

吳興華：十月？

曾順義：是啊！十月。

（曾順義沉默下來。）

吳興華：是秋蟬吧……聽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綠葉催黃，誰道秋下一心愁，煙波林野意幽幽，花落紅，花落紅，紅了楓，紅了楓，展翅任翔雙羽燕，我這薄衣過得殘冬……。

（吳興華哼著曲子。曾順義只是聽著。）

吳興華：總歸是秋天，總歸是秋天，春走了夏也去……。

（他們旁邊沒有人理會。男生群和女生群都是一副互不搭理的酷樣。）

吳興華：哦！我記得去年聽到的第一聲蟬聲……好像就是四月！在學校。嘿！你記不記得？就是園遊會那天，我們在吃臭豆腐的時候！

曾順義：有嗎？

吳興華：有啦！那個時候你還一直說台北的臭豆腐難吃，你們那邊的好吃，有沒沒？

曾順義：（想了一下）沒有。

吳興華：算了！虧你是鄉下長大的，連蟬聲都分不出來。

曾順義：誰說聽不出來？在晚上我可分辨出七種不同的蟲叫聲。

吳興華：可是你聽不到台北的蟬叫聲。

曾順義：台北的蟬都是這樣子，除非要到了六月之後才會叫得像樣些。

吳興華：空氣污染，沒辦法！會叫就不錯了。

曾順義：對！像台北的壁虎，都不會叫，到台北以後都沒聽過壁虎叫過……也許台北根本沒有壁虎。

（吳興華站起來，伸伸懶腰，走一走。）

（曾順義抬起頭，認真的看著吳興華。）

曾順義：你看過壁虎嗎？

（此時女生群像是聽了一個笑話，全部用書本掩著嘴，吃吃笑了出來。）

（吳興華沒聽到曾順義的話）

（曾順義也沒再問，又陷入自己的幻想中。）

曾順義：以前我家的後山上有一片柿子樹……。

吳興華：（回頭）對了！你爸爸回來了吧？

（曾順義愣了一下。）

曾順義：是啊！

（吳興華興奮的坐下。）

吳興華：怎樣？有沒有帶什麼新鮮的回來？

曾順義：落後地區，能帶什麼？

吳興華：那你爸爸有沒有帶什麼回去？

曾順義：帶什麼回去？

吳興華：探親嘛！一定有什麼三件五件的，有沒有？

曾順義：沒有啦！那不重死了。

吳興華：當然不是自己提過去，是像廣告上說的那種什麼這邊付款那邊提貨的。

曾順義：我不知道，什麼這邊那邊的。

吳興華：一定！不然你去問你爸爸。

曾順義：問那幹什麼？有又怎樣？

吳興華：霸子說他家那邊的都會寫信來指定貨品。他那邊的堂哥就寫信來說要相機，還指名要坎農的，哇塞！亂酷的！

（男生群突然哄笑起來，互相推擠。）

吳興華：那你爸爸有沒有去看萬里長城？

曾順義：沒有。

吳興華：紫禁城呢？

曾順義：沒有。

吳興華：萬里長城、紫禁城都沒去，那他們都去哪裏？

曾順義：他們去什麼山海奇觀的，我爸說不知道是哪一朝的將軍在船上看見山上有一塊巨大的石頭，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大概有四層樓高吧！那個將軍就在石塊上寫了四個大字：山海奇觀。我爸說，那個字大到每一筆劃都可以站人進去。

吳興華：眞的？照片呢？有沒有帶來？

曾順義：沒有。

吳興華：爲什麼不帶？

曾順義：你自己想像吧！

吳興華：沒概念要怎麼想。

曾順義：就一塊大石頭上刻了四個大字嘛！你看過金門的「毋忘在莒」吧！大概就是那味道！

吳興華：就那樣子？哦！有概念了。就這樣？還有沒有其他新鮮的？

（曾順義考慮了一下，然後從書中拿出一張照片，交給吳興華。）

（吳興華拿照片端詳了一會兒。）

吳興華：兩棵樹？這有什麼新鮮的？

曾順義：這是一棵樹。

吳興華：這明明是兩棵樹，一大一小，怎麼會是一棵樹？

曾順義：他們本來是一棵樹，沒錯。

吳興華：什麼叫本來是一棵樹，幹嘛！分割手術啊？我告訴你，依我來看，你爸會照這兩棵樹一定有他的原因，對不對？現在，讓我來想像一下，看我說的對不對：話說在古早古早以前，在觀念封閉的社會中，有一對戀人相愛了，但他們的愛情卻無得到雙方家長的同意，於是雙雙殉情了，而他們的父母一定會很後悔，然後把他們兩人葬在一起，不久，在墳上就長出了這兩棵樹，名叫：情人樹。

（男生群和女生群同時笑了起來。）

曾順義：（笑著）你在說什麼？羅密歐與茱麗葉啊？

吳興華：不對嗎？

曾順義：告訴你，這棵樹本來就是一棵樹，後來遭了雷劈才裂成兩半。結果兩邊都活了起來，你看，小的那邊還長得比較茂盛呢！

吳興華：幹嘛！你在講中國近代史啊？其實如果照你這樣說的話，我認為這棵樹對你爸來說一定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不單只是因為被雷劈過，嗯！也許這樹是你爸種的，對！一定是！

曾順義：不是啦！這樹看起來也有上百年了，怎麼會是我爸種的！

吳興華：打個比喻而已啦！就像你喜歡以前你家後山那柿子樹，可是那些柿子也不是你種的啊！

曾順義：是啊！我家後山上那片柿子樹……。

吳興華：哇！你看那個老太太，好像那廣告！

（吳興華打斷了曾順義的話。）

（此時一個老婦人帶著大包小包的慢慢走過來。）

吳興華：像不像那汽水廣告，一個老婦人帶了一大堆的東西，一個年輕人過去要幫她，被拒絕了，後來汽水一喝，那婦人就接受了別人的幫助。那廣告還得獎耶！唉！其實我真懷疑那些拍廣告的人，是不是真的那麼想……廣告就是廣告吧！對不對？

（男生群中開始有人走去和女生搭訕。）

吳興華：嘿！我們來做個試驗好不好？我們就坐在這裏，看看有沒有人會過去幫老太太拿東西。

（他們二人坐在長椅上看著那老婦人慢慢走來。）

（旁邊的男生群慢慢向女生群靠去。）

吳興華：也許有人也正和我們一樣在做這個實驗呢！

（男生群逗鬧著女生群。）

（老婦人的東西突然掉了一地。她努力地彎腰撿拾。）

（曾順義和吳興華都坐著，沒動。）

（上課鐘響。）

（同學們紛紛跑回舞台後方的座位坐好。）

（吳興華急忙拉著曾順義，但曾順義沒動，只是怔怔看著老婦人，於是吳興華一人跑回教室坐好。）

（一位男老師拿著一疊考卷走上講台，唱名，發著考卷。）

老　師：王心怡！

王　生：有！

老　師：八十二分。邱銘賢！

邱　生：有！

老　師：九十分。陳明欽！

陳　生：有！

老　師：八十七分！

（老師一張張發著，學生依序領回考卷）

老　師：曾順義！

（曾順義依然坐在長椅上，怔怔看著老婦人。）

老　師：曾順義？曾順義：（大吼）

（曾順義猛然回過神來，連忙奔向教室。）

老　師：曾順義！老師可真佩服你，連發考卷的時候你都在做白日夢！再三個月就要聯考了，別人緊張都來不及了，你看看你！

（曾順義乖乖站在教室後面，聽著老師數落。）

老　師：站在那邊發什麼呆？還不過來拿考卷！四十五分！

（曾順義走過去，接了考卷。）

老　師：下次用功一點，知道嗎？班上的平均分數都被你拉下來了。

（曾順義點點頭，拿了考卷往回走。）

老　師：柯俊明！

柯　生：有！

老　師：七十八分！林寬隆！

林　生：有！

老　師：八十九分！

（老師突然停了下來，盯著桌上的考卷，然後抬起頭。）

老　師：曾順義！

（曾順義回頭）

老　師：你考那種成績你有權利做白日夢嗎？人家王致強才有這種權利，人家父母幫他請了家庭老師來幫他補習，他回去之後還有人教他！你呢？人家能生鵝蛋而你只能生鴨蛋！你是南部來的，鵝蛋和鴨蛋那一種比較好你總該知道吧！

（老師拿起手中的考卷。）

老　師：王致強，一百分！

（曾順義呆呆的看著老師手中的考卷。四週的同學鼓掌叫好。）

（前台的老婦人突然跌了一跤，東西散了一地，曾順義連忙衝了過去，扶起老婦人，並幫她撿拾東西，護送她慢慢走著。）

（此時舞台後方的燈光漸暗，同學們也都安靜的坐著）

（曾順義護送著老婦人一直到翼幕，然後老婦人接過自己的東西，並從口袋中拿出一顆紅柿子，交給曾順義，然後慢慢走下台去。）

（曾順義手中拿著柿子，目送老婦人離去。）

（舞台後方的教室開始放幻燈片，而下面的同學有的打瞌睡，有的伸懶腰……打哈欠。）

女老師：歷史上黃河多次改道，每一次的傷亡就代表著一次人民的奮鬥……。

（曾順義握著柿子，慢慢走向教室。）

（幻燈片一張一張變換著：黃河、泥水、滔滔……）

女老師：環境越困難，人民愈發努力，文明便更加進步。

（老師講述歷史的聲音持續著，此時幻燈片由黃河變成了小溪、雲朵、稻田、鳳凰木、以及紅柿子……。）

曾順義：以前在我家的後山上有一片柿子樹。

（布幕上的幻燈片，此時變成了回憶的影片。）

（影片放映著：晴朗的天空，白雲靜靜的浮移。）

（在微風中，黃澄澄的稻穗沙沙地擺動。）

（小小的校園內，有幾座鞦韆架和爬竿。）

（教室內，老師彈著風琴、唱著歌，而小朋友們卻不安分地動來動去。）

（一個小男孩偷偷地在摺紙飛機。）

（一架紙飛機從窗子飛出來，教室內起了騷動，小男孩從教室跑出來，拾了飛機，又丟，飛機飛出了畫面，而小男孩也跟著追出了畫面……）

（突然，在舞台上，一架紙飛機飛過來，飛過放映中的幻燈片銀幕，飛過曾順義眼前。）

（曾順義張大了嘴看著，而他四周的同學每個人都沉睡著……突然，原本在影片中的小男孩跑進舞台，撿起飛機，然後又丟了出去，飛機在教室中，在睡著的同學的頭上盤旋。）

（曾順義急忙看著幻燈布幕上的影片，此時影片中的老師正張口大叫，隱隱約約傳來：曾順義！曾順義！）

（突然，一群紙飛機由四周飛進舞台……接著一群小朋友從四面鑽出來，在熟睡的同學間，在曾順義四周追逐、

跳躍。）

（曾順義看見影片中氣得臉部扭曲直跳腳的老師，不禁大笑起來，然後也撿起了紙飛機，和孩童玩了起來。）

（不一會兒，小朋友們漸漸散去……最後只剩下曾順義一人，他並沒有察覺到孩童已經消失，仍然高興地丟著飛機、撿著飛機，愉快地笑著。）

（突然燈光亮了起來，同學又活動起來，有的伸懶腰，有的打哈欠。）

（曾順義大夢初醒一般，手中握著一個柿子，呆站在教室中央。）

（留著長髮的女老師出現在舞台上。她盯著曾順義。）

女老師：曾順義，你有問題嗎？

（所有同學都看著他。）

女老師：你手上拿什麼？

（曾順義舉起手中的柿子。）

女老師：柿子？奇怪，現在怎麼會有柿子？

（曾順義張著嘴，緊張得說不出話來。）

吳興華：老師，是今天早上曾順義他幫助一位老太太提東西，那位老太太送他的。

女老師：（笑著）好像廣告的情節哦，怎樣？那個柿子是要送我嗎？

吳興華：老師，別夢想啦！曾順義他最愛柿子了，他不會給人的。

女老師：真的那麼喜歡柿子？

（曾順義點點頭。）

曾順義：以前我家後山上有一片柿子樹……。

女老師：啊！（打斷）柿子讓我想起了日本！

（女老師突如其來的回憶，打斷了曾順義的話。）

（同學們起哄，要求老師快講故事。）

同學：老師，快講！快講！

（女老師陶醉在回憶中。）

女老師：去年老師去日本的時候，剛好是日本紅柿豐收的季節，那樹上結滿了累累的紅柿，整樹、滿樹的，在那個時候，我真正體會到什麼叫「數大是美」，那整片山像著火一樣，熱烈地燒……我好像回到了我前世的故鄉。

曾順義：以前我家後山上就有一片柿子樹。

（女老師突然回過神來。）

女老師：你們看過「遠離非洲」嗎？

（同學們搖搖頭。）

女老師：沒看過？唉！好可惜！好美的一部電影，片中的那一大群紅鶴飛翔的景象，眞是美極了，就是那種感覺……。

曾順義：（大叫）我家後山上就有一片柿子樹！

（女老師和同學們都被曾順義這突如其來的一吼嚇了一跳。連曾順義自己都覺得不可理解。）

女老師：眞的？那應該是很久以前了吧！就老師知道，在台東有整片的柿子林，可是聽說也砍得差不多了。唉！台灣就是這樣，太不注重環境的保護了，只知道追求眼前的利益，任意破壞自然景物，人家日本連一片沼澤都儘量保持它的原貌，蘆葦啊！水鴨啊！野鳥啊！都愉快地生活著，這要是在台灣啊！全不成了烤小鳥才怪！

（同學們哄堂大笑）

（這時剛才摺紙飛機的小男孩——小曾順義走上講台，在黑板上寫著：我最喜愛的水果。然後轉過身，對著教室內的同學和曾順義開始演講。）

小曾順義：從前，我家後面有一片山坡，山坡上面長了許多花朵。有一天，飛來了一群白頭翁，在花朵間飛來飛去，爸爸說，牠們正在播種。不久，山坡上長了許多柿子樹，啊！原來那些白頭翁是柿子樹的農夫啊！漸漸的，小柿子樹長大了，白頭翁每天都在樹枝上唱著：小柿子啊！小柿子啊！快快出來！快快出來！

（同學們陸陸續續離開舞台，曾順義則一直站著，看著小曾順義……）

小曾順義：終於有一天，小柿子探出頭來，哇！它們很害羞，一見到太陽公公臉都變紅了，一個個都是紅通通的臉。看！一隻白頭翁正啄著一顆小柿子呢！我就問爸爸，小柿子那麼硬，白頭翁的嘴巴不會痛嗎？爸爸笑著說，你是不是害怕白頭翁會把柿子都吃光呢？我說，才不是呢！到了中秋節，等柿子都軟了，我只要吃一個，其他的我要送給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大陸同胞。

（小曾順義驕傲的鞠個躬，旁邊的女老師微笑著鼓掌，然後二人離開。）

（此時同學們早已離去，教室內只剩下曾順義一人。他握著那紅柿子，佇立在無人的舞台上。）

（燈光漸暗。）

第三幕

場景同第一幕。

舞台右邊是曾順義的家，左邊是大門守衛處，中間是一扇電梯。後方是一座架有鴿籠的陽台，是吳興華的家，這陽台有一定的高度，可俯瞰下舞台表演區。

（黃昏。）

（背景的夕照映成一片橘紅。）

（曾順義站在陽台高處揮舞著紅旗。）

（吳興華在鴿籠裏餵食。）

吳興華：無聊！什麼鵝蛋鴨蛋！還不都是蛋！他分明是在指桑罵槐，就因爲王致強請了家庭老師他就不爽了！他自己不反省反省，爲什麼人家還要另外去請家庭老師！

曾順義：其實在我們那裏是很少人賣鵝蛋的，鵝蛋都是拿來孵小鵝的，寶貝的很。鴨子就不一樣了，一大群一大群的在田裏養著，生了蛋還怕賣不出去。我記得有一次大家突然都不買鴨子了，蛋價都跌慘了，我舅舅把一籮筐一籮筐的小鴨和鴨蛋往橋下倒，蛋都沉到河底了，可是小鴨子沉不下去，就在河上漂呀漂呀，附近的野貓都跑來了，牠們就在河邊等著，等小鴨一上岸就咬。

吳興華：這新聞我記得，你知道爲什麼人們都不買鴨子嗎？因爲當時報上說什麼鴨肉有致癌物質，吃多了會得癌症。

曾順義：致癌？鴨子又不是吃泡麵長大的，怎麼會致癌！今天早上你不是說廣告不可信嗎？那你還相信報上說的！偏見！

吳興華：慢著！誰說我信報上說的？我剛剛只是在陳述，陳述一件事情，並不表示說陳述者就相信那件事，對不對？而且，依我看你才有偏見！

曾順義：我？

吳興華：是啊！你剛不是說鴨子又不是吃泡麵長大的，怎麼會致癌！你的意思是說，吃泡麵會致癌囉？是不是？

曾順義：不是！我剛才只是順口說的。

吳興華：順口？唉！可憐，從小被洗腦到大，你已經被制約了。

曾順義：誰說我被洗腦了！我就是我！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吳興華：想法？你以爲你現在所擁有的思想完完全全是屬於你自己的？難道你忘了你在學校十幾年他們是如何教育你的？還有電視、報紙那些傳播媒體他們是怎麼灌輸你的？你整天接觸他們，你能不受影響嗎？哼！他們和學校一樣，都是爲了某種企圖而設計的！

（吳興華大發牢騷，曾順義則只是靜靜的聽著。）

（吳興華喘了口氣，看著曾順義。）

吳興華：（笑著）我問你，你小時候作文或演講的時候有沒有寫過什麼，看到了月亮或是吃著月餅時要記得大陸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苦難同胞？一定有吧！哈！那是不是被某種企圖而教育出來的觀念啊？唉！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我也寫過呢！想想看，曾經有千千萬萬的孩童都在他們的作文的結尾想念著「大陸上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苦難同胞」，多感人啊！多可怕啊！

（兩人都不再說話。）

（突然，吳興華指著前方。）

吳興華：你看！對面大樓那個窗口！

曾順義：什麼啊？

吳興華：右邊數來第二窗口，看到沒有？一個男人打著赤膊……一上一下的。

（兩個人趴在圍牆上看著。）

吳興華：一定是在搞什麼精采的！

曾順義：不太像，這個姿勢未免太奇怪了。

吳興華：太遠了，看不清楚！

（吳興華轉身便跑。）

曾順義：喂！你去哪裏？

吳興華：去拿望遠境！

曾順義：（大叫）喂！我看你才被洗腦、被制約了！誰說一個男的沒穿衣服在一上一下的，就一定是在搞什麼精采的？

（吳興華不理會曾順義，跑出去。）

曾順義：無聊！

（曾順義抬頭看著天空，伸個腰。）

（他從書包中拿出柿子來，聞一聞，擦一擦又放回去）

（吳興華拿著兩具望遠鏡衝上陽台。）

（吳興華塞了一具給曾順義。）

吳興華：快看到底有多精采！

（吳興華專注地看著，但曾順義並沒有看，只是站在一旁，觀賞著吳興華猴急的樣子。）

吳興華：哇！那男的還操的眞用力！快！換個姿勢嘛！這樣女的到底長什麼樣子都沒看到！女上男下！快！啊！那男的站起來了……幹！原來是在洗衣服！

曾順義：眞的？哈！活該！你這偷窺狂！

吳興華：你別侮辱我！這是碰巧撞上的，不看白不看，你眞以爲我那麼沒道德啊？

曾順義：（笑著）好吧！你說，這種事讓你碰了幾次？

吳興華：也沒幾次，就這一次最無聊！

曾順義：你的意思是說，還碰過其他更精采的囉？

吳興華：精采的倒是沒有，不過都蠻有趣的。我告訴你，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女生穿條內褲在刮腿毛哩！笑死人了！

曾順義：拜託！你尊重一下人家的隱私權好不好？

吳興華：隱私權？少來了，你不看看現在的大樓都是前壁貼後壁的，一不小心就侵犯了別人、暴露了自己，你想躲到哪

兒去？你知道嗎？我在房間挖鼻孔的時候都會把窗簾拉上，免得破壞形像。誰曉得說不定有個小女生每天都在某處看著我呢！

（兩人在陽台上愉快笑著。）

曾順義：在我們南部那裏就不會有這種感覺，你愛什麼就做什麼，自由自在的！而且人們都很和善，根本不用喝什麼汽水！在這裏……唉！

吳興華：在這裏人際關係降至冰點，我看就是喝上一卡車的汽水也是沒用！這從早上那個老太婆的實驗可以證明——這是個冷漠的年代。

曾順義：其實我想當時一定也有其他人想去幫助她，只是沒有去行動。

吳興華：這話誰不會講？但問題就在於如何跨出——那一步！

（吳興華說著，然後跳上高台，不小心踢掉了曾順義的書包。）

曾順義：小心！

（曾順義急忙跑過去，撿起書包，從書包裏拿出那顆紅柿子，小心檢視著。）

吳興華：還沒吃掉啊？整天帶著柿子跑，也不吃，現在可好，摔爛了吧？

（曾順義笑了起來，拿起柿子看著。）

曾順義：好奇怪，柿子小的時候是又青又硬，成熟以後是又紅又軟，一碰就出水。

吳興華：神經！你乾脆把這個柿子弄成柿子餅，當成標本供起來算了。

曾順義：柿子餅？那多醜！你看，這柿子多漂亮，形美，四大瓣豐美的果肉。你看過長在樹上的柿子嗎？以前在我家的後山上……。

吳興華：有一片柿子樹！

曾順義：對呀！他們都有兩層樓高，六月的時候開花，到了九月就長得滿樹的紅果了。你知道嗎？到了十一月的時候，他們的葉子都掉光了，只剩下枝幹，可是一定會有幾個遲熟的柿子留在枯枝上。

吳興華：現在呢？柿子樹還在嗎？

（曾順義搖搖頭。沉默不語。）

（吳興華見氣氛不對，連忙換話題。）

吳興華：你不是說十一月的時候柿子都沒有了嗎？可是現在都四月了，這柿子是老太太從哪弄來的？

曾順義：我也不知道。

吳興華：也許是進口的吧！哈！搞不好那個奇怪的老太婆也是進口的，台北版的「魔女宅急便」，想想看：她本來是從遠方來的小魔女，到了台北之後，留戀這裏的生活，從此忘了魔法，她再也回不去了，而人也開始老了。

曾順義：（一本正經）要是我的話，無論如何我也要回去。

（沉默）

曾順義：我不喜歡我家樓下那王伯伯，就是因爲……他都不回去！

吳興華：他和你爸是同鄉吧！這次爲什麼不一起回去？

曾順義：我爸是因爲工作關係，要等退伍了才能回去，要不早就回去了，可是那王伯伯在這裏就他一個人，也不是說沒錢，整天就看他像遊魂似的，晃來晃去，好像他跟那邊完全沒瓜葛似的。

吳興華：也許他有苦衷，其實他也是想回去的，就像那個老太婆一樣。

曾順義：是嗎？

（曾順義拿起望遠鏡觀看。）

（觀看著四周，觀看著……一會，他放下望遠鏡。）

曾順義：就像鴿子一樣，人爲什麼喜歡鴿子？就是因爲鴿子忠實，牠會回家。一隻不回家的鴿子，就不叫鴿子了。你會喜歡一隻背叛自己家的鴿子嗎？

吳興華：背叛？你說得太誇張了吧！不錯！誰都不喜歡一隻不會回家的鴿子，但是，你知道嗎？如果你現在把我養的鴿子捉回你家去養，關上半年，你放牠出去看看，你猜牠會飛回我家還是你家？

（曾順義怔怔看著吳興華。）

吳興華：告訴你，除非是一些特別笨的鴿子，否則大半會乖乖的飛回你家去。你知道爲什麼嗎？這就是「歸屬感」，日子一久，鴿子自然就把你家當成是自己的愛巢了。也許你家樓下那個王伯伯就是這樣，所以才認爲回不回去都已經不重要了，因爲他已經被「歸屬」了……歸屬？天啊！這不是被「制約」的意思嗎？天啊！眞可怕！（自言自語）

曾順義：才不是！如果照你所說的他已經對這裏產生了歸屬感，那他應該表現出對這個地方的喜愛啊！可是我看他就像遊魂一樣，毫無目的！沒有感情！

吳興華：我不曉得你爲什麼那麼討厭他，可是依我來看，你才像個遊魂呢？整天晃來晃去，愛做白日夢，老是回想著以前那所謂的「美好時光」，只知道幻想，缺乏行動力，不就和你家樓下那個王伯伯一樣嗎？還說別人！

曾順義：你胡說！

吳興華：才沒胡說，你知道嗎？你已經被你自己的回憶給制約了，你對現在完全沒有歸屬感！至少你的王伯伯有！你懂了吧！原來你才是那隻笨鴿子！

（曾順義呆站在陽台上，失了魂一樣。）

（吳興華拿著望遠鏡四處張望。）

吳興華：喂快來快！有個女孩子在換衣服。

（燈光漸暗）

第四幕

場景同第三幕

（舞台右側是曾順義家，曾母正在排放碗筷，準備晚餐。）

（曾父抬著一台電風扇出來。）

曾母：才四月，拿電風扇出來幹什麼？天氣又不熱！

曾父：快啦！早上一出門就渾身是汗。回來之後才覺得這裏怎麼這麼熱。

（曾父坐在沙發上拆下電扇護網，仔細地擦拭。）

（舞台左側是一樓守衛處。沒人）

（曾妹背著書包進入守衛處。）

曾妹：王伯伯！王伯伯！

（老王從裏面出來。）

老王：放學啦！

曾妹：（興奮）王伯伯，我告訴你，今天我拿我爸在大陸照的照片給我同學看，她們都覺得好有趣哦！尤其是那個「山海奇觀」，她們都好驚訝！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字！哈！眞讓她們開了眼界！

老王：噢！山海奇觀！要是親自站在那裏，那感覺就更大了！

曾妹：眞的！你以前去過嗎？爸說以前那裏很難爬上去的。

（曾妹拿出照片，交給老王看。）

曾妹：不過現在都開發了，爸說連遊覽車都可以開上去了。

老王：現代化了！

曾妹：什麼現代化，這只是做給人家看的啦！觀光區嘛！總要弄得像樣一點。其實一般的民家還是很落後的，像我姑姑那邊，我媽說十多户人家共用一個公共廁所，而且是古老以前那種長溝型的，而且沒有門！

老王：都沒變啊！

曾妹：是啊！你知道嗎？我媽第一次看到那廁所嚇得昏倒了，眞的昏倒了喔，眞是太髒了！後來他們還特別把最後一段洗乾淨還圍起來，給我媽專用呢！我告訴我同學這件事，她們都要笑昏了。

（曾妹趴在櫃檯上笑著，老王也在一旁笑。）

曾妹：所以我就對我爸說，要我我才不要回去呢！等過十年再說。

（曾妹按了電梯鈕，電梯門開，曾妹入。）

老王：十年？那麼久啊？

曾　妹：十年怎麼會久，我爸都等了四十年了！

（電梯門關上。）

（老王走到大門看看天色，然後走到櫃檯，開了燈。）

（守衛處的頂燈亮了起來。）

（老王看見櫃檯上曾妹遺留的那張「山海奇觀」的照片，他拿起來，看著，然後慢慢走入門內。）

（舞台右處，曾父正擦拭著電扇，曾母端菜出來。）

（曾妹出電梯，進客廳。）

（曾妹在空中聞一聞。）

曾　妹：牛肉！又是滷牛肉！說吧！這次你們又要去哪裏了？

曾　父：滷牛肉有什麼不好？

曾　妹：每次媽一滷牛肉，就表示她要出門，不回來煮飯，要我們自己切牛肉吃。你們去大陸的時候我已經吃了一個星期的牛肉了，吃怕了！

曾　父：我和你媽在大陸上，你姑姑連要殺隻雞你姑丈都要捨不得，你可好，每天吃牛肉還嫌膩。

曾　妹：你讓杜甫吃牛肉吃他個一星期看他膩不膩！

曾　父：你就喜歡抬槓，把你送到大陸去過個十天看你吃不吃！人家非洲鬧饑荒，連樹皮都啃光了！你可好！

（曾母端菜進來。）

曾　妹：媽，妳明天是不是要去阿公家？

曾　母：明天？沒有啊。

曾　妹：沒有？那為什麼要滷牛肉？

曾　母：（笑著）是你爸爸要吃的啦！在大陸沒吃到牛肉，一回來就叫我弄。

曾　妹：哦，我以為你明天要去阿公家。

曾　母：大後天吧！

曾　妹：大後天？那又要吃滷牛肉啦？拜託！

曾　母：要拿些東西給你阿公阿媽。

曾　妹：大陸那邊有什麼好東西嘛！

（曾父把電風扇擦得很乾淨，然後插上插頭，電風扇老舊，喀啦喀啦地響著。）

（曾父把電扇轉向曾妹。）

曾　父：來！吹電扇！

曾　妹：關掉啦！又不熱！

曾　父：試看看嘛，過不久天就熱了。

曾　妹：關掉啦！吵死人了！

曾　父：這風扇本來就是這樣，怎麼會吵？

曾　妹：眞的啊？（故作吃驚狀）以前就這樣子嗎？我還以爲這台電扇是你從大陸帶回來的古董呢！

曾　父：什麼古董！才五、六年而已。

曾　妹：五、六年就夠老了，喀啦喀啦亂響，你沒聽到嗎？

曾　父：電風扇轉本來就有聲音！

曾　妹：拜託！這聲音未免太誇張了。早就要你買冷氣機。

（曾妹打開電視，看著。）

曾　父：買冷氣機做什麼？家裏才幾個人而已，浪費！

曾　妹：小氣鬼！要是大陸那邊要你買，看你敢不敢不買，人家叫你買你就買，爲什麼我們自己不買？吹這個什麼破電扇，吵死了！

（曾父大怒，抓起電扇大罵。）

曾　父：都不要吹了！丟掉算了！熱死好了！不知好歹！

（曾父將電扇往門外一摔，然後氣呼呼的進入房間。）

（曾母走出去，抬起電扇，撿拾地上破裂的護網，嘗試再裝回去，但裝不回去。）

（曾母按了電梯鈕，電梯門開，曾母抬著電扇進入電梯。門關上）

（一會兒，電梯門開，曾母抬著電扇出來，放在一旁，走到櫃檯。）

曾　母：老王！

（老王出來。）

曾　母：老王啊！這天快熱了，老頭子說這電扇不知道你需不需要，如果要的話就留給你了，這台性能還不錯，只是護網破了一點。

老　王：好啊！那謝謝啦！多一台可以放外面，以後就不用搬進搬出了，方便多了，謝謝啦！還勞駕自己搬下來，打個電話就好了嘛！

曾　母：沒關係啦！那電扇就放這兒啦！

老　王：好！好！

（曾母出大門。）

老　王：出門啊？

曾　母：買個東西。

（曾母離開）

（老王看看電扇，然後搬到櫃檯邊，又進去裏面。）

（老王拿著工具箱出來，修理了一下，裝上護網，看看，很滿意，然後搬進櫃檯，入內。）

（守衛處沒人）

（電梯開，一位男士出來，走出守衛處，離開。）

（櫃檯上的電話響了起來。老王出來接。）

老　王：喂！陳太太啊……一位先生？沒看到喔！……剛走？好！好！那我幫你叫他回來……沒關係啦！你等一下！

（老王掛了電話，出去。）

（電話又響了。小紅燈一閃一閃。）

（電話聲停。一片寂靜。）

（曾父從裏面出來。）

（曾妹乖乖的看著電視，不敢吭氣。）

曾　父：你媽呢？

曾　妹：出去了，不知道去哪裏。

（曾父走到小陽台，看著夜色。）

（此時曾順義背著書包入守衛處。）

（他站了一會兒，然後按了電梯鈕，電梯門開，此時櫃檯上的電話響了，他猶豫著……。）

（電梯門關上。）

（曾順義走向櫃檯，要接電話，卻發現櫃檯內他家的電扇。）

（曾順義走進櫃檯，把電扇搬出來。）

（此時一對夫妻進來。丈夫走到信箱旁拿信，妻子按了電梯鈕，但電梯已經上去了。）

（妻子看見曾順義搬電扇。）

妻　子：你在做什麼？

曾順義：搬電扇，這是我家的電扇。

妻　子：噢！（向丈夫）你看！執勤時人又不在了！真不知道他到底在幹什麼！早上美華上學的時候忘了帶便當，結果我 call 到樓下，要叫老王留一下人，偏偏沒人接，又不知道跑去哪了，害我中午跑了一趟學校。還有上一次，我們對門還有推銷員直接跑上樓去按門鈴！太不安全了！下次開會的時候要提出來檢討。

（丈夫翻著報紙，不搭話。）

妻　子：還有，早上劉太太在電梯裏面掉了一條魚，問老王撿到了沒有，他說沒有，可是劉太太說八成是老王撿去了。

丈　夫：（不耐煩）誰看見了？也許是掉在別地方。

（電梯門開，夫妻進去。）

（曾順義站著沒動。）

妻　子：真的掉在電梯裏！（指著電梯的一個角落）你看！這裏還有血水的印子！魚的印子！

（電梯門關上。）

（電話又響起。）

（曾順義沒動。）

（電話響了一會兒，停了。）

（此時老王和剛才的男子進來，男子按了電梯鈕。）

男　子：真不好意思，讓你跑那麼遠，謝謝你！

老　王：應該的！（看見曾順義）回來啦！要不要喝魚湯？剛剛燉好，你等一下，我去拿。

（老王走進櫃檯，入內。）

（電梯門開，男子進去，門即將關上，曾順義即時跳入電梯。門關上。）

（老王端碗魚湯出來，發覺守衛處沒人。）

（老王將魚湯放在櫃檯上，然後看見電扇。）

（老王走過去，抬起電扇，又搬進櫃檯內。）

（電梯門開，曾順義進入客廳。）

曾順義：我回來了。

（曾父依然站在小陽台。）

曾　父：哦！

（曾順義進入房間。）

（曾母這時搬著一個大紙箱，蹣跚走來，紙箱上印著某牌子電風扇。）

（曾父趴在陽台圍欄上往下看，看到曾母，然後回頭叫人。）

曾　父：阿義！阿義！

（曾順義從房間出來。）

曾　父：到樓下去幫你媽拿東西。

（此時老王已幫曾母搬進守衛室，並按了電梯。）

（曾順義在等著電梯。）

（曾父進入房門。）

老　王：我幫你搬上去吧！

曾　母：謝謝！辛苦了。

老　王：哪裏，還要謝謝你呢！那電扇修一修跟新的一樣，保養得很好。

曾　母：唉！那電扇都舊了，不好意思！

（電梯開，老王搬了進去。）

老　王：我來！

（曾母跟著進去，電梯門關。）

（曾順義等著電梯。）

（電梯門開，老王搬紙箱出來。）

（曾順義愣了一下，然後上去接手。）

曾順義：我來搬！

老　王：我來就好！

（老王搬入客廳。）

（曾父從房間出來。）

曾　父：老王啊！真不好意思，一塊兒吃飯吧！

曾　母：是啊！一塊兒吃吧！

老　王：不了！你忘了早上你給一條魚，還要我燉鍋魚湯哩！

曾　父：喔！對了！魚湯！哈！那待會兒我帶些牛肉下去，我們喝幾杯！

老　王：好！好！嫂子滷的牛肉是一級棒的，待會兒有口福了。那我先下去了！

曾　母：謝謝啊！

（老王出去。）

曾順義：爸！早上你給王伯伯一條魚啊？

曾　父：是啊！嘿嘿（傻笑）那魚是在電梯裏撿到的，是你劉媽媽掉的！下次再還她。

（曾父掏出錢，交給曾母。）

曾　父：哪！這錢給你，今天去銀行把錢換的。

（曾母沒說什麼，收了錢。）

曾　父：我先下去跟老王喝幾杯，你們先吃。

曾　母：不要喝太多。牛肉在桌上，多拿一點下去。

（曾父又拿了一個盤子，裝著一些牛肉。）

（曾母折著紙箱。）

曾　母：那老闆說這個牌子最安靜了，我聽過了，真的沒什麼聲音。

曾順義：那台電扇還可以用，為什麼給王伯伯？

曾　妹：媽！那台舊電扇你給王伯伯啦！那麼舊！

曾順義：怎麼會舊？才五年而已，是在舊家那邊買的！

曾　妹：媽！人家王伯伯要電風扇自己會去買新的，你給人家那麼舊的，多不好意思！

曾　父：人家王伯伯哪有什麼錢買！

曾順義：他一個人賺一個人花，怎麼會沒錢。

曾　父：他的錢都寄回大陸去啦！哪留什麼錢？

曾順義：王伯伯在大陸那邊還有親人嗎？（吃一驚。）

曾　父：還有一個老婆……。

曾　妹：真的？王伯伯結過婚啦？

曾　父：是啊！唉！王伯伯大概跟阿義差不多大吧！就和一個啞巴結婚了，因為你王伯伯家也沒什麼錢！窮得很。反正要傳宗接代嘛！就結婚了！可是還一個月不到，有一天王伯伯上街去買油，這一買就買了四十年……

曾　妹：買了四十年？什麼意思啊？

曾　父：王伯伯在路上買油，半路就被人捉到軍中去當挑伕了，後來跟著部隊到了台灣……這一買不買了四十年？

（此時老王正把碗筷放在櫃檯旁的小茶几上。）

曾　妹：那個啞吧呢！還活著嗎？

曾　父：五年前你唐伯伯從大陸回來說，那啞吧還活著，也沒改嫁，一直都住在王伯伯那個破屋子裏。唉！說起來也真偉大，自從你王伯伯被捉走以後，家裏老父老母沒人管沒人餵，啞吧就去當乞丐，要了東西來餵她公婆。沒幾年，公婆死了，啞吧就一個人住在那裏。

曾順義：王伯伯就是把錢寄給她？

曾　父：是啊！這五年來幾乎所賺的都按月寄回去了！這次回去還去找過她。

曾順義：她現在怎樣？

曾　父：不錯！一直笑嘻嘻的！看她的房子也只是稍微整修一下而已。錢都存起來了，沒亂花，還在等吧！

曾順義：那王伯伯為什麼都不回去？

曾　父：唉！我也想不透，問他也不說，我想，大概是因為自己覺得對啞吧愧疚太深，而不敢面對她吧！

曾順義：可是那又不是他的錯！

曾　父：是啊！不是他的錯，可是，是誰的錯呢？好了！我下去跟老王喝幾杯！

（曾父出去。）

曾　母：那個啞吧人眞的很好，笑瞇瞇的。我還給她一隻金戒指呢！她好高興！一直啊啊的笑。

曾　妹：有沒有照片？快給我看！

曾　母：沒有啦！

曾　妹：爲什麼不拍！

曾　母：她好害羞，一直不肯拍，都躲起來，後來想想就算了，不要強迫人家。

（曾父到了守衛處，此時老王已把魚湯及碗筷都擺放在茶几上。）

曾　父：好香啊！這是牛肉！

（曾父把牛肉放在茶几上，才一坐下，又跳了起來。）

曾父：唉呀！忘了把酒拿下來！

老　王：別麻煩了！我這兒有！

曾　父：沒關係！我打個電話叫阿義送下來！是剛從大陸帶回來的。

（曾父走到櫃檯，打了電話。）

（曾家對講機響，曾順義接了。）

曾順義：喂！

曾　父：阿義！到我房間去，把床頭櫃上那瓶酒拿下來。

曾順義：好！

（曾順義進入房間。）

（曾順義拿了一瓶酒出來。）

曾順義：媽！爸要床頭櫃上的一瓶酒，是不是這瓶？

曾　母：是！你拿下去吧！順便叫你爸少喝一點。

曾順義：好！

（曾順義出去。進入電梯。）

曾　妹：媽！爸才不會聽呢！你看著好了！他不喝醉了才怪！

曾　母：囉嗦！先吃飯了！

（曾父和老王已經先吃了起來。）

曾　父：下個禮拜放春假的時候想回梨山去看看老唐，順便幫他帶點東西。

老　王：梨山？好久沒回去了。

曾　父：怎樣？一塊兒回去吧？

老　王：好啊！一塊兒回去！

（電梯門開，曾順義出來，走過去，把酒交給曾父。）

曾　父：阿義啊！下禮拜春假我跟王伯伯要上梨山去，要不要一起去？

曾順義：好啊！好久沒回去了，自從搬到南部以後就很少回去了！

曾　父：對呀！那個時候你還好小，王伯伯還常常把你放在肩上讓你去摘水梨，還記不記得？

老　王：這他哪記得？那時候他也不過三、四歲吧！

（曾順義笑著搖搖頭。）

曾順義：我只記得有滿山的柿子。

曾　父：喔！那是後來搬到南部的事了。

（曾順義突然跑到大門外，像在傾聽。）

曾　父：怎麼了？

曾順義：沒什麼！好像聽到……有蟬在叫。

曾　父：現在是四月，怎麼會有蟬？……要在南部才會有。

（曾父對老王講起古來。）

曾　父：在那南部啊！像現在四月啊那蟬就已經叫啞了，哪像我們家鄉……。

（曾順義一人傾聽著蟬聲……）

（燈光漸暗）

——落幕——